

記憶的告別式

午後三點，陽光從城市的雲縫裡落下，灑在大學附近的那家老咖啡館。木質的桌椅被歲月磨得發亮，牆角的黑膠唱機偶爾傳來沙沙的音質，讓人誤以為自己闖進了一部老電影。羅文清就坐在靠窗的位置。

她穿著一件簡單的白襯衫，袖口挽到手肘，像剛結束一場正式場合卻還帶著隨意的姿態。她的脖子上掛著細銀鏈，吊墜是一顆小小的墨玉，隨著她說話的節奏一晃一晃，映出溫潤的光。

桌上攤著一本厚重的筆記本，紙張邊角捲起，夾了數不清的便利貼和手寫小卡，像一個人腦袋外化成的立體模型。她一手捧著咖啡杯啜飲，一手舉起說：「不好意思，請給我一搓鹽。」

「鹽？」服務生疑惑地問：「羅老師，您平時不都加一點糖嗎？」

羅文清轉了轉眼珠，露出俏皮的微笑說：「這是我最近聽說的秘方。」

「給你，一包糖。」服務生笑著回，並端來一盤新烤好的布朗尼，放在她桌邊。羅文清道了謝，隨手切下一小塊，慢條斯理地送入口中。她嚼了幾口，忽然對服務生說：「你知道嗎？布朗尼誕生據說源自於一個失誤。」

服務生忍不住吐槽：「老師，您又在編故事了吧？」

「我哪有編？」她一臉嚴肅，指了指自己的筆記本，「裡面有考證。」

服務生忍不住笑出聲：「那您乾脆出一本《文清版食物冷知識》好了。」

她聳聳肩，眼裡閃著光：「也許有一天真會。你們要是看到我出書，記得第一個來排簽名。」

說完，她忽然低下頭，在筆記本的一角寫了幾個字，又很快把那頁合上，好像不想讓任何人偷窺。

陽光照在她的側臉，皺紋被拉長卻不顯得衰老，反而像是某種沉澱過的優雅。她的微笑並不刺眼，卻讓人覺得穩妥、安心。

咖啡館的時鐘滴答前行，窗外的行人匆匆，她的談笑聲卻像隔絕了那些喧囂，把這方小小空間變成一座舞台。她是這舞台的中心，輕快、自在、風趣。人們忍不住想靠近她，想知道她還會說出什麼話，還會講出什麼故事。

而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時刻，對她來說，已經彌足珍貴。

※

午後溫暖的陽光由窗戶灑落，羅文清照例去找她的家庭醫生。

醫生葉承安年輕卻嚴謹，穿著白袍時給人一股不容忽視的專業感。

「羅老師，最近記憶情況如何？」

「醫生啊，記憶本來就是個狡猾的東西。」她笑吟吟回答，「有些事明明不想記，偏偏牢牢刻著；有些事想抓住，卻像沙子一樣漏光了。」

「這樣說聽起來很有哲理，」葉承安低頭在病歷上寫字，「但實際上呢？日常生活中，有沒有發生讓您覺得困擾的忘記事情？」

羅文清故作沉思，隨後聳肩：「我昨天忘了把咖啡放哪裡，結果發現它正安安穩穩待在冰箱裡。醫生啊，你不覺得冰咖啡更適合夏天嗎？」

葉承安忍不住失笑，但眼神裡仍透出一絲凝重。他看著她，彷彿要穿透她那層幽默的保護色。

「羅老師，您知道的，這些小徵兆我們必須重視。」

「徵兆？」她挑眉，語氣輕快，「不，醫生，這是生活裡的小插曲。要是沒有點小糊塗，人生也太無趣了。」

「老師等會有演講對吧？」醫生無奈地微笑，改了話題：「我等等也會過去聽喔。」

大夢初醒似地，羅文清看了下手錶，驚嘆道：「瞧我這記性，等下希望別遲到囉。」

羅文清匆忙地離開醫院，回到了家中的書房，書房內有三層書架，擺放著許多厚重的書籍，桌上則貼著各色的標籤紙與便利貼，記錄著大大小小的注意事項，像是一面彩色拼圖。她習慣用這種方式提醒自己要做的事，這對她來說不只是一種工具，更像是一種生活的儀式感。

羅文清拿起辦公桌上的筆電，剎那間，一道疑問滑過腦海：「欸？我現在要什麼？」

她愣了會，眼睛瞥到現在筆電上貼了個便利貼，寫著下午兩點有演講，才又想了起來。

「哎，文清啊，怎麼會糊塗成這樣呢。」她語氣輕鬆地自言自語，內心深處卻種下一顆惴惴不安的種子。

來到學校後，在教學樓內兜兜轉轉，早該熟悉不已的廊道，霎時卻感到一股陌生。她停下腳步，環顧四周，紅磚推砌成的牆壁與戶外青色的草地，熟悉又陌生，蟬鳴聲在耳邊迴盪，彷彿自己被關在魚缸裡，水越淹越高，周圍開始變形，她驚慌地小跑步，紅磚牆與褐色窗不停交錯，宛如困在永遠出不去的迷宮似地，窒息感湧上心頭。

「老師，老師，文清老師！」學生的聲音將她喚回現實。

「老師不進去嗎？」學生疑惑地問：「演講應該已經開始囉。」

羅文清一手摀著胸口，方才怪異的感覺還餘悸猶存，她試著對學生微笑說：「太久沒來，有點小迷路了呢。」

她深吸口氣，踏著自信的步伐邁入禮堂。

羅文清是許多學生心目中的偶像教授，即便退休多年，依舊受邀到處分享人生經驗。講堂裡坐滿了學生，期待地望著這位舉手投足都自帶風采的女人。

「同學們，今天我們談——」她打開講稿，卻愣住了。

筆電裡只打著幾行潦草的字：「記憶、自由、選擇」。

學生們靜靜地等著，她則對著台下調皮一笑：「各位同學，今天的題目是『自由選擇記憶』，怎麼樣？是不是很前衛？」

全場笑聲響起，有人鼓掌。她便順勢開講，把人生的趣事、旅行中的見聞、書裡讀到的句子，一股腦地串聯起來。雖然與原先的計畫完全不同，卻依然引人入勝。

講到一半，她看見第一排的學生舉手：「老師，您剛剛提到『海倫·凱勒』的名言，能再說說一次嗎？」

她愣了片刻，腦中一片空白。追憶似水年華？明明是再熟悉不過的文本，但那一頁卻像被橡皮擦清除了，依稀記得卻又想不起來。

「名言嘛……」她把手放在下巴，笑著搖頭，「啊，你們這些年輕人真會考倒我。要不，這就當成作業好了——你們去查查那句名言，回頭寫心得給我！」

全場再度爆笑，氣氛瞬間活絡起來。只有她自己清楚，那一瞬間心口的慌亂，像一道冷風穿過。

演講結束後，她在走廊遇到葉承安醫生。

「羅老師，您今天的演講很精彩，」葉承安走上前，語氣卻帶著隱隱擔憂，「不過……您是不是剛剛臨時忘了內容？」

「醫生啊，」她拍了拍他的手臂，笑得輕巧，「演講最怕死板，忘了反而有驚喜，不是嗎？」

「但這樣的『驚喜』太頻繁，就不只是驚喜了。」他直視著她的眼睛。

羅文清愣了愣，手緊握成拳，汗水由面頰滑落，但她隨即抬起下巴，像隻優雅的天鵝：「你這醫生啊，永遠一副正經樣子。別擔心，我還能駕馭全場。就算腦袋短路，我也有辦法讓大家笑。」

葉承安沉默片刻，終究沒再追問。

※

晴朗的夏日午後，葬儀社的門鈴清脆地響了起來。

「你好，有什麼能為您服務嗎？」年輕的員工小喬上前招呼。

頭髮灰白的羅文清遞出一疊資料，以愉悅且爽朗的語氣說：「你好，我想辦屬於我的告別式。」

店裡的空氣似乎凝結了，小喬愣在原地，回答：「啊……不好意思，您是說，要預先安排未來的……」

「不，不是未來。是近期，」羅文青語氣平靜，像是在討論一場學術會議的籌備。「最好是一個月內，地點要莊嚴，但不要太壓抑。食物要好，音樂要雅。我希望所有人能笑著來，帶著回憶離開。」

她的聲音溫柔堅定，帶著令人無法反駁的氣勢。

小喬看著資料，小心翼翼地問：「可是，羅教授……您……還健在啊。」

「正因為健在才要辦。」她挑起眉梢，勾起嘴角，帶著一點戲謔說：「否則死了以後，別人說什麼，我都聽不見了。」

「放心，我不是來鬧場的。」羅文青語氣柔和下來繼續說：「我想辦一場生前告別式，讓身邊的人能夠珍惜與所愛之人相處的時光，提前道謝、道歉、道愛，而非只能在葬禮上表達追念，卻一輩子都無法知曉能否傳遞到那人的心中。」

「我可以問一下主管嗎？」小喬抱著資料，確認地問。

「當然，但我的記性是有保存期限的喔。」羅文清打趣道。

生前告別式的準備如火如荼的展開，小喬既緊張又有些興奮，因為生前告別式算是顛覆了以往大部分人的觀念，對於能參與這樣極具創新的事情她深感榮幸，卻也萬分緊張，因為這意味著將沒有前人的經驗作參考，大部分的事物都要由她做主，並由她承擔責任。

在她眼裡，委託人羅文清是個十分特殊的存在，臉上總是掛著淺淺的笑容，一開口便是語出驚人，有時候甚至會搞不清楚她到底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

「前幾天，總覺得心有點小鹿亂撞呢。」在等待廠商裝潢場地時，羅文清和小喬閒聊。

「是遇到什麼人嗎？」小喬親切地想攀談。

「結果是心律不整。」羅文清吐了下舌頭，眨著眼回答。

還有次在吃飯時，羅文清吃到一半皺了下眉，嘆口氣說：「最近只能吃八分飽呢。」

小喬關心地問：「是食慾不好嗎？還是不合胃口呢？」

「剩下兩分得吃藥啊。」語畢，羅文清又大口吃起飯來。

雖然平時幽默好相處，卻在正事上親力親為，一絲不苟。

談到儀式流程，她像在開會。

「首先，我要一份音樂清單。開場是蕭邦的夜曲，不是哀傷，而是帶點夢境的感覺。接著，現場要有人朗誦詩，我會自己挑選人選，請不要隨便外包給不懂詩的人。」

「至於會場布置，白色太俗氣，黑色太沉重。我要的是藍灰色，有一種雨後天空的清透。而且會場最好是個可以看見天空與大海的地方。」

她說到這裡，停頓一下，眼裡閃爍著一抹倔強的光。

「還有，餐點一定要有紅酒與牛排。別人死後只能燒紙錢，我可不想那麼慘。我要看著大家吃得開心，喝得臉紅。」

小喬拼命記錄，額角漸漸滲出汗。這位教授的要求，比任何一場葬禮籌備都要繁瑣，卻又無比精確。

「那……賓客邀請方面？」

羅文清沉默了一瞬，像在心底過濾人名。

「舊同事、學生、幾位朋友……還有一個和尚。」

她語調平靜，卻刻意放慢，似乎那個和尚的存在，藏著一段不願言說的故事。

從那之後，小喬已經逐漸習慣這古怪的委託人了，她總是自己一個人來，一個人離開，並且從場地、裝潢、流程、裝飾的花都有自己一套美學，據說她以前是國文教授，會場也照她的要求貼了許多名言佳句。

但真正讓小喬對羅文清開始感到好奇，還得從某一日午後說起。

那天，小喬在公司附近見到羅文清佇立在路邊，東張西望顯得有些為難，她熱情地上前招呼，但羅文清彷彿不認識她似地，瞳孔渙散並神色緊張，小喬原先想邀她進來坐坐，但羅文清甩開她的手，大步離開。

還有次，小喬看見羅文清坐在警車裡，被載往警局相反的方向。

種種事情，讓小喬對這位幽默的退休教授想辦生前告別式的目的增添神祕的面紗。

※

待生前告別式的準備告了一段落，羅文清便開始一一聯絡親朋好友，並親手送出邀請函。

朋友們都難以置信。

「羅教授，您是不是在開玩笑？」某位曾經的學生小心問。

「當然不是。」她淡淡一笑，「我只是想，在記憶還完整的時候，把自己好好告別一次。」

親友們議論紛紛，有人覺得她另有隱疾，有人猜測她精神出了狀況。可無論誰勸，她都只是笑笑，繼續親自校正流程。

有人甚至問她：「妳難道不怕這樣太詭異？活著的人去參加喪禮……」

她的回答斬釘截鐵：「我怕的不是詭異，而是來不及。」

這句話，像一塊石子投入湖面，掀起漣漪，卻沒有人能真正理解她的決心。

當大門被大力關上，邀請函掉落在地，羅文清只是默默蹲下身拾起卡片，輕輕拍掉上面的灰塵，消失在黑影當中。

即使面對許多冷淡的回應，甚至是反對，羅文清仍然堅持要舉行生前告別式。

※

夜幕低垂，羅文清回到家，桌上攤著一疊資料。那是她為「生前告別式」擬定的流程表，密密麻麻，像學術會議的日程規劃。

她手指一筆一畫地描摹著字，卻忽然停住。筆尖懸在半空，她愣了幾秒，像是突然忘了這張表格的用途。良久，她才深吸一口氣，拿出一個小本子，把剛剛的空白感迅速記錄下來——「今日第七次忘記進行中的事。」

寫字的筆劃微微顫抖，但她立刻在旁邊加註一句：「並非衰敗，而是另一種清醒的證據。」

羅文清很清楚，這不是單純的粗心，而是疾病在她腦中築起的一道一道空白。阿茲海默症，醫生的診斷在她腦海裡迴響，像冰冷的鐘聲。

此時，他的視線瞥向一旁的賓客邀請名單，有一個名字被圈起來很多次，他這才想起來一直想去邀人，卻總是遺忘。

佛寺在山腰，鐘聲隨風散落。和尚慧然正在整理經卷，聽到院門口熟悉的笑聲，他抬頭，怔了一下。

「慧然。」羅文清微笑著，語氣仍像學生時代般俏皮，「你老得比我慢啊，還是一樣沒頭髮。」

和尚不疾不徐地回：「而你還是一樣說話刁鑽，笑起來像風經過書頁。」

霎時，一陣風吹過，在慧然眼裡羅文清似乎不再是眼前白髮蒼蒼的老女人，而是當年坐在窗旁，總是在看書的少女，一顰一笑便能牽動眾人的心。

多年不見，她依舊帶著一種優雅知性的氣息，只是眼角的細紋比記憶裡更多。

兩人坐在廊下。羅文清開門見山：「我想和你談談『記憶』。」

慧然愣了一下，笑道：「妳果然和以前一樣，談的總是大題目。」

她眼神卻沒有笑意，低聲說：「我最近經常忘記事情。有時候明明剛剛還在做的事，一轉眼就空白。醫生說是阿茲海默症的早期。」

慧然手指一顫，經卷差點滑落。他沉默許久，才低聲道：「所以，妳才想辦那場生前告別式？」

「是啊。」羅文清語氣輕快，像在談學術研究，「我要在記憶還沒有完全崩塌前，把一切安排好。那一天，會是我自己設計的舞台，不是別人替我操辦。」

慧然注視著她，眼底有藏不住的波動：「羅文清，妳真的不害怕嗎？」

「怕啊，怎麼不怕？」她挑起眉，並將帶來的帆布袋中一大疊筆記本都取了出來，手握成拳狀，問：「這是我從前寫過的心情日記，裡面有著我當初的夢想與選擇，你覺得當這些記憶淡去之後，我還會是我嗎？」

和尚推了推眼鏡，隨意翻閱著日記內容，斷斷續續地說著：「你啊，從以前就特別倔強，除非是你自己選的，否則根本就不聽勸，但我從以前就特別佩服你，願意遵從自己內心，並擁抱選擇的結果。」

「喂，這是褒還貶啊。」羅文清小聲吐嘈。

風過竹林，發出細碎聲響。慧然闔上眼，緩緩答道：「在佛法裡，我們常說『諸行無常』。存在不是一個固定的實體，而是一連串不斷流動的因緣。記憶是存在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妳若失去記憶，依舊在呼吸、在感受世界，那也是一種存在。」

羅文清沉吟，嘴角微微勾起：「可我不滿意這種存在。我想要記得學生的名字，想要記得我讀過的詩句，想要記得自己曾經是誰。」

「你果然一點都沒變啊。」慧然垂下頭幽幽地問：「你會覺得寂寞嗎？」

「寂寞？」羅文清堅定地說：「我這輩子沒有聽過誰的話。不顧家人感受執意走學術，也不願相親終生未嫁，但我從來不後悔。這是最後一次了，但我仍然要自己決定。」

「你總是這樣。不顧一切，只認自己。可是，人生有時候不是選擇的，是被推著走的。就像我——」和尚低聲說，但被羅文清打斷。

「你？你的人生根本就不是『走』，是被家人推著，跌進寺門裡，然後乖乖不掙扎。」

就像心結被戳種一般，和尚皺了下眉，眼神閃過一絲哀傷：「或許吧。但若當年我有勇氣說出口，也許今天妳會恨我呢。」

窒息般的沉默在空氣中發酵，窗外的蟬鳴好似溺於伸手不見五指的深水當中，掙扎地嗚咽著。

「我無意在你傷口上灑鹽，抱歉。」羅文清嘆了口氣站起身，抖了抖裙襬，背對著和尚說：「你相信嗎？記憶就像一條河，有些地方被石頭堵住，水流會改道，但河仍在流。人也是這樣。即使我遺忘，仍會留下痕跡。」

慧然望著她，眼底有光：「若是這樣，妳想讓什麼痕跡留下？」

「我的選擇。」羅文青答得斬釘截鐵，「就像這場告別式，我要在意識還清醒時，親手畫下最後的筆觸。這樣，縱然之後全都忘了，也還有一場『自己決定的存在』留在人世。」

慧然聽得心口發緊。多年來的隱忍與膽怯，在這一刻化成無言的悔意。

臨別時，羅文清忽然笑著說：「慧然，我想請你來當我的生前告別式的座上賓。」

慧然怔住：「我？」

「嗯。」她目光堅定，「你曾經錯過一次選擇，這一次，至少請你答應我。」

慧然垂下眼，雙手合十，終於點頭。

「那麼，就約定好了。我會再寄一封信。」羅文清俏皮地補了句：「如果我沒忘記的話。」

※

醫生從抽屜拿出一張米黃色的卡片，那是將近一個前，羅文清親手遞給他的。

還記得，那天診間的燈光一如往常明亮，白色的牆壁、銀色的聽診器、電腦螢幕上排列的數據，冷靜到幾乎讓人忘記這裡承載的是多少人生的曲折。羅文清安靜地坐在診察椅上，手上還握著她剛剛寫到一半的小筆記本，字跡細緻，卻在最後幾行出現了明顯的中斷。

醫生葉承安看著螢幕，指尖停在滑鼠上，沒有馬上開口。他沉默得比平常更久，眉心的皺紋微微擠壓出一種難以言說的重量。

「羅老師，」他終於開口，聲音溫和卻帶著慎重，「今天的檢查結果出來了。」

羅文清下意識抬頭，眼神帶著一種優雅的鎮定，嘴角甚至還微微上揚，像是等待聽一段有趣的評語。

「怎麼樣呢？是不是又要叫我多吃點藍莓、多運動？」她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

葉承安沒有笑。他轉過螢幕，數據與影像清晰地顯示在她眼前。腦部影像的灰白紋路裡，有幾處區域顯示出明顯的萎縮。

「我們這幾次追蹤下來，記憶測驗和腦部影像的變化……顯示出，您可能正處於阿茲海默症的早期階段。」

空氣瞬間凝固。

羅文清的笑容在臉上停頓了幾秒，才慢慢散去。她的眼神看似驚訝，像被突然擊中的玻璃，反射出碎裂的光。

「阿茲海默症……」她輕聲重複，像是在咀嚼一個陌生又沉重的詞。

過了片刻，她抬起眼，眼神柔和卻深邃，「其實，我自己心裡也猜到一點了。」

葉承安怔了一下，反問：「您早就發現了？」

「忘記事情不是偶然。」她低下頭，指尖在膝蓋上輕輕摩挲，「我曾經上課時，黑板才寫到一半就突然忘記接下來要說什麼。那時候，我知道有些東西……在悄悄流走。」

「至少我面對的是有名字的敵人，而非隱藏在暗中的刺。」羅文清帶著笑容道。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沒有顫抖，反而帶著一種坦然的悲涼。

葉承安想安慰，卻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他本能地伸出手，放在她的筆記本上，像是一種無聲的陪伴。

羅文清抬眼看著他，忽然笑了笑，眼角浮現細紋。

「我突然想做一件事。」

「什麼事？」

「生前告別式。」她說得輕描淡寫，彷彿只是在談論一場校友聚會。

「既然有些東西會被時間奪走，我想在它們消失之前，把我想說的、想留給大家的，都說完。」

葉承安愣住，心頭一震。

「羅老師……您是認真的？」

「當然。」羅文清語氣平靜，甚至帶著一點調皮，「我不希望等到有一天，大家來送我最後一程時，看到的只是我空洞的眼神和不再完整的自我。我要讓他們記得我最想留下的模樣。」

她的話像一道光，穿透了診間的壓抑。那光不是炫目的，而是溫暖卻堅決的，讓人無法忽視。

葉承安心中五味雜陳。他看著手中生前告別式的邀請函，回想起羅文清——明已經走在失序的邊緣，卻仍要用最後的清醒去為生命寫下註腳。

他到現在還是沒有回覆羅文清他會不會去，對他而言，羅文清的舉動無疑是在治療前就先放棄了。

身為醫師，他盡心盡力想挽救每一位患者，不願在開始前便向命運低頭，但理由不僅如此，更是因為羅文清在他心中地位特殊。

從小，他便在父親家暴的陰影中長大，而唯一的避風港，母親，在他升上中學時身患重病，他立志要成為醫生，治好母親並帶給她更好的生活。

然而，大一時，他母親病逝了。

霎時，他的生命被一片片烏雲層層遮蓋，名為陰鬱與徒勞感的泥沼緩慢卻深沉地將他吞噬。

終日和煙與酒共眠，翹課更成為家常便飯，他的生活不再有動力，宛如老式電影般，沉溺於酒精間少數清醒的時刻也同樣灰白。

當時便是導師羅文清層層剝開黑雲，將他從頽廢中拽了出來。

「我們記住的，不是日子，而是那些瞬間。你媽離開的不是整個世界，只是一段日子。」

羅文清溫柔的語調在耳邊訴說，他只是把自己蜷縮起來，彷彿想與世隔絕。

羅文清看著遠方雲層裂開的天空，又輕輕補了句：「All that we love deeply becomes a part of us——海倫·凱勒說過，所有深愛的事物都成為我們的一部分。你不是失去你母親，而是正決定你要如何讓她存在下去。」

他緩緩抬起頭，紅了眼眶。

羅文清語調轉為輕快，繼續說：「你可以選擇懷念她的病痛，也可以選擇記住她每天多加一匙糖的早晨、她看電視時笑出聲的樣子。記憶不是遺物，是你手中的黏土，看你想捏成什麼。」

「還是說，」羅文清嘴角一勾，玩笑道：「你寧願讓那段回憶發霉，像你宿舍冰箱裡的麵包？」

他不禁他破涕為笑，第一次，也是很久以來第一次笑出聲。

羅文清用溫暖卻堅定的目光直視他說：「活著不是為了抗拒死亡，是為了讓記憶值得留下。你媽用盡一生撐到你長大，不是為了讓你學會逃跑。」

葉承安輕輕撫平卡片的皺褶，心中暗自下了決定。

※

午後時分，空氣中瀰漫著濃厚的水氣，遠方的烏雲快速翻騰湧動，宛如在對天空施咒似地百般族撓走入禮堂的賓客。

眾人收起溼答答的雨傘，走入會場，與外面的狂風暴雨不同，禮堂中燈光柔和，花圈整齊排列，桌上擺了羅文清自己挑選的橙色鬱金香——她說過，告別不該全然是黑白，要有一點溫度、一點色彩，好讓人記得她笑過的樣子。空氣裡有淡淡的百合香，輕柔地繞過座位間交疊的低語與鼻音。

人群安靜地坐定，台上的燈光沒有刻意聚焦，像一場溫暖的課，沒有教室特有的乾冷。學生們坐在前排，衣著整齊卻掩不住眼裡的緊張；同事們穿著深色外套，有的人帶著不合時宜的笑容試圖把場面撐起；幾位老友坐在後方，他們多數默默握著彼此的手，像怕放手就會散了多年共同的回憶。角落裡，和尚的披袍素淨安靜，他坐得比任何人都更端正，目光溫和，像是來自另一種時間。

當羅文清走上台，掌聲微微地湧起又收斂。她穿著深藍色的洋裝，裙擺在走動時帶起一圈輕盈的波紋。她沒有高聲宣示，也沒有做作的儀式感，只有一個從容的微笑，好像回到講台上講最後一堂課。

「謝謝大家來——尤其是那些還記得我曾經當掉你們課的人。」她先以玩笑開場，讓緊張的氣氛立刻有了喘息的縫隙。有人在台下笑出聲，笑聲裡夾著眼淚。她的語調平靜，帶著多年教書的節奏，像是把每一個停頓都安排成一段呼吸。

接著她開始講述。不是那種嚴肅的生平報告，而是一連串近乎隨性的片段：早年在大學教室裡為一首詩爭辯到凌晨，學生們在課後圍著她討論，直到天亮；第一次收到期刊接受信時她把紙條夾在舊書裡反覆打開看；她如何寧可在下雨天騎車回家，也不願放棄那一杯熱咖啡的寧靜。她講述錯過的愛情，語氣既不自憐也不說教——那是一段年輕時的光影，曾短暫靠近，又優雅地離去。她說那個人曾經想過要帶她跑到某個海邊，但她選擇了留在城市裡的講台上，選擇了她的書與學生。她說：「我一直相信，人生有些選擇，是為了完整一個自己，而不是為了討好誰。」

她談記憶的時候，聲音變得更柔。「你們知道嗎？我常常記不起昨天放哪支筆，但我會記得有人在雨天把傘遞給你那種措手不及的溫柔。普魯斯特說過，我們記住的是瞬間，而不是整個日子。我相信，生命由那些瞬間拼湊成句子。」她看向台下，一雙雙注視讓她像是把每一個瞬間都標上了名字。

在台下，一位曾被她訓斥得面紅耳赤的博士生，默默拿起筆，在她的一句話旁記下來；角落裡的一位老友抬手擦眼角，不是為悲傷而哭，而是為那些被她喚回的共同日子。空氣裡的情緒沒有沉重，更多的是感激——感激有人在有意識的時候，用一場盛大的善意告訴大家：來，記住我吧。

她也不迴避幽暗。「我也有怕的時候，」她說，語氣坦白得近乎親密，「我怕有天醒來，翻開書不知道上面寫的是誰；我怕在餐桌上看見熟悉的臉，卻叫不出名字。可是，這些怕不能成為我的全部。恐懼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歡笑是一部分。」

台下有人為她鼓掌，也有人在心裡默許。她的言語不像辯論，卻有著辯論家的明晰；不像哀求，卻有著想被記住的堅定。她把自己的脆弱與堅持並列示人，像是把自己所有的色彩攤開讓他人觀看。

在她的安排中，有一段特別留給和尚。她說：「我邀請一位老朋友，他曾在我人生的某個冬天給我一杯熱茶，讓我記住溫度。我想請他來，說些他能說的話。」當他念出這句時，台下沉靜下來，彷彿所有過去的細小善意都在空間裡發光。

和尚上台時，鞠了一躬，語氣平靜。他沒有多做修飾，只用了簡短而深刻的語句。他講的是一種溫柔的觀察：記憶會像潮汐一樣來來去去，但行為的印記，聲音的回響，和曾經被你愛著的人心裡的悸動，都會留在世界上。你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記得，因為記得你的人會替你記住。和尚的聲音像佛寺裡的鐘聲，簡潔而有力，他以僧人的身份送上一段開示，並用他那年少藏著的愧疚與柔情說：「如果當年我有勇氣，或許我會做得不一樣；但今天，在此刻，我能做的是記得，並用我的記得為你祝福。」他的話不長，卻像一枚小石投入每個人的心湖，漣漪擴散。

羅文清聽著，眼裡帶著笑，那笑不是勝利也不是放棄，而是一種深刻的和解。她在台上輕聲回應：「你曾經沒說的話，現在就讓我替你說：謝謝你當年沒有打擾我的決定，因為那樣我才有今天能站在這裡的自己。也謝謝你今天願意站在我身邊，幫我記得。」她向和尚伸出手，眾人見證這個小小的、卻意味深長的動作。和尚握住她的手，雙方的眼神交流比任何詞句都更有重量。

除了和尚的沉靜，還有幾位學生上台分享他們與她的片段。有人講她如何在深夜等候他做訪談，給予無私的指導；有人說她曾在雨中送傘，話語裡帶著孩子氣的溫柔。他們的聲音有顫抖，但更多的是溫暖。同事們則談她的學術嚴謹，以及在辦公室裡堅持小小儀式的可愛怪癖。每一段回憶都是一顆鑲嵌的小石，串起來就是她在人們生命中留下的可觸摸的軌跡。

羅文清笑著聽，偶爾在某個段落插上一句俏皮的評語，使整個會場有了輕快的呼吸。「你們把我說得這麼好，等我真不在了，可別虛應故事地說那些話。」她半開玩笑半誠懇地說。笑聲再次回蕩，像是她在用幽默把別人的哀傷調味。

她最後站在台中央，語氣變得柔和而堅定：「人生有很多不能預見的事，但有一件我可以選擇，那就是如何告別。我要把告別做成一場對生命的感謝。記憶會褪色、會斷裂，但我相信：我們的存在，不只是自己的記得，也包括了別人替我們保存的痕跡。我把這一切交給你們，若有一天我忘了自己，請替我記得曾經有一個愛書、愛笑的女人，曾經站在這裡，對世界微笑。」

掌聲緩緩響起，長而真誠。人們站起來，有人抱頭放聲啜泣，有人緩緩擦拭眼角，但每個人的面容都被一種沉甸甸的溫柔覆蓋。這不是一場單純的悼念，而是一堂關於如何被記得的課。

但在會場的角落，葉承安始終抱著胸面露哀傷與不解，默默地轉身離開了。

儀式結束後，大家圍在一起，交換笑語與眼淚。有人擁抱她，有人握住她的手。她回應每一個擁抱，手勢自然而有禮，像是對每一段共同的記憶做最後的注記。和尚在一旁靜靜站著，偶爾低聲與她交談，兩人的話語簡短且深刻。

即使周圍簇擁著人群，嘴上不斷說著感謝與道別的話語，羅文清仍分神地在人海當中試圖搜尋葉承安的蹤影，因為所有親手給出的邀請函中，只有他未給明確的回覆，這給羅文清一點點的希望，卻又無可避免地感到些許失落。

那天的告別式並沒有帶來一個結論，而是留下了許多溫暖的碎片：一段段被口述的回憶，一個個被擁抱的瞬間，一句句在心裡回聲的教誨。人們離開時，不是帶著沉重的絕望，而是帶著某種溫柔的責任感——去記住，去保管，去在自己的生命裡為這個女人留一處角落。

當最後一位賓客離開，禮堂裡只剩下幾盞柔和的燈。羅文清獨自站在那裡，手裡攥著一杯溫熱的紅酒，像是在和自己做最後的約定。她抬頭看向窗外，櫻花還在飄落，像是為她送行的花雨。她輕聲對自己說：「若有一天我忘了今天，請替我記得笑那麼一次。」然後，溫柔地，將杯中的最後一口酒飲盡。

會場內，工作人員正忙著收拾場地。

羅文清站起身，拍了拍裙襬上的灰塵，堅定地邁開步伐，緩緩走向戶外。

「您要出去吹吹風嗎？」小喬手裡捧著花，好奇地問。

羅文清卻像是未聽見似地消失在門後。

※

河畔的夜比白晝更加安靜。

雨後天空清朗，月光把水面鋪成一道狹長的銀帶，風中夾著還未散盡的花香，像告別式裡留下的最後一縷記憶。

羅文清站在欄杆邊，手指緊扣著冷冰的鐵欄，身上的深藍洋裝在夜色裡幾乎融入了陰影。她的背影是那麼熟悉，像一頁翻過無數次的書，但這一刻卻像即將合上的最後一頁。

她沒有哭，只有呼吸，聲音在胸腔裡像被風吹動的頁腳。

告別式上的掌聲、笑語、和尚的短講、學生們帶著眼淚的片段，像一串一串被她小心收藏的珍珠，此刻在她手裡沉重如鉛。她把手伸進口袋，摸到那張米白色的卡片——「記憶與我共赴的最後一場晚宴」，邊角被夜風吹得微微顫動。她閉上眼，想像自己像一隻鳥，輕輕掠過這條河，離開所有人的視線與牽絆。

她緩緩張開雙手，感受到身體向前傾，隨風輕輕搖擺著。

「妳在做什麼？」憤怒的狂吼由後方傳來，羅文清未回頭便知道那人是葉承安。

「我在考慮風向。」她的回應像是平常的玩笑，但語氣裡的距離讓人無法輕忽。

葉承安快步上前，將兩手按在她的手腕上，力道不大卻牢牢緊握。「不要。別做傻事。」他幾乎是用命令的腔調說出這句話，但那裡頭藏著的不是權威，而是真摯的乞求。

她轉過臉，月光在她眼角映出斑斑淚光。

「我…我只是怕啊。」她終於低聲說，聲音帶著顫抖，「怕有一天，完全不像自己。怕醒來時，連鏡子裡的那個人都認不得。怕到最後，只剩一副空殼…」

眼淚終於滑落，她整個人崩潰般地低下頭。

而就在這一刻，她脫口而出那句話：「真正的問題不是怎麼死，而是能不能直到最後都活得像自己想要的樣子。」

葉承安的指甲泛白，幾乎要掐進她的皮膚，他的胸口像被什麼東西擠壓，臉色瞬間蒼白。

「妳不能這樣說！妳不能這樣做！」他的聲音裡蓄積的情緒像潮水決堤般湧出——憤怒、無力、還有被喚醒的舊痛。他想到母親病榻前的無力，想到那些夜裡無數次對死亡的低聲抗議，而羅文清曾用一句話把他拉回現實，今天他要用那句話把她拉回。

「妳記得妳當年安慰我時說的那句話嗎？」他抓住她的肩膀，讓她無處逃遁，「海倫·凱勒說過：All that we love deeply becomes a part of us，所有深愛的事物都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妳以為把自己從世界拿走，就能保全完整的『自己』？不是的，妳的存在已經在別人心裡延續。若妳走了，誰替妳記得妳曾笑過、曾堅持、曾愛過？！」

她聽著他喊話，一股暖流會集於眼眶，在月色下似乳白色的銀河滑落。

「那又如何？」她低聲反問，「被記得，就等於還活著嗎？那些記憶會不會慢慢疏遠，最後只剩下斷章與誤讀？我不想成為一個被誤讀的傳說。我要在我還能選擇的時候，選擇我的結局。」

李醫生的喉結滾動，他想起自己年少時的懦弱，想起那個曾為母親淚流滿面的孩子如何在醫學裡找回了力量。「我救不了妳的記憶，但我可以跟妳一起面對它。妳不是一個人在這條路上。羅文清，妳救過我，我不會讓妳就這樣把我丟掉——」

爭執在兩人之間像雷電劃過夜空，聲音撞擊著河水，銀色的波紋被打翻。忽然，岸邊的步伐又多了幾道。慧然和尚的身影默然出現，他的袈裟在夜風裡寧靜地飄蕩；更遠處，葬儀社的年輕接待小喬也急促地跑來，臉上還帶著宴會剩下的慌亂與擔憂，手裡拿著剛才忘在禮堂的那束橙色鬱金香。

小喬站在不遠處，被他們的舉動與方才聽見的話語震懾住；慧然則走得更近，合掌而立，眼裡沒有評斷，只有一份溫柔的憂傷。

他望向羅文清，聲音如平日裡的鐘聲低落：「文清，妳要的決定，我早已知道。但是，有時候，選擇也不是只為了不被剝奪，而是為了讓其他人有機會記住妳並接住妳留下的聲音。」

羅文清轉頭，看著慧然，看到那張曾讓她在年輕時心跳的人臉，瞬間有種說不出的複雜：既感激，又帶著一絲冷笑。「慧然，你總會用你的沉默來做借口。」她的話

像刀，但不求流血，「當年你選擇不說，讓我守著自己的路；如今你又在這裡，想要阻止我選擇結束，這是什麼誠實？」

慧然低下頭，雙手微抖。「我不敢說是因為怕失去妳，也怕被妳恨。但今晚，我不願看著妳一個人把自己放進河水裡消失，不是因為我要替妳做決定，而是因為記得妳的人，該有責任守著那份記得。」

小喬在一旁終於說話，聲音帶著微弱的顫抖：「羅教授，您辦了那麼多細節，還記得每個菜單，每個椅位，您還沒到那個時候……」他說得有些彆扭，像是在努力把自己也拉進那份被需要的責任裡。

爭執變成了多聲部的合唱——葉承安的焦急、羅文清的疲憊與堅決、慧然的悔意、小喬的惶恐。夜色中每個人的聲音都像利箭，射進對方的胸口。羅文清的手慢慢鬆開欄杆，身形微微往前，像是要順著月光滑落。她閉上眼，像在和自己談判。

「你們都希望我活下去，」她終於喃喃，「但誰能保證，活下去的我還會是我？如果有一天你們來看我，叫我的名字，而我只回以陌生人的眼神，你們會怎麼辦？」她的眼裡有一抹前所未見的恐懼，那種赤裸的、沒有遮蔽的恐懼讓在場每個人心碎。

葉承安抓住她的肩膀，語氣低沈而強硬：「我不能替妳決定人生的終點，但我可以保證——在妳還在的每一個明天，我會陪妳。或許有一天妳不記得我的名字，但我會記得妳。妳的存在已在我們心裡長成枝葉，妳走的每一步，我們都會跟著記住。」他語畢，像是把自己所有的恐懼與脆弱攤在她面前。

羅文清抬起臉，月光把她的輪廓勾得清晰，她的眼神在那一刻像是看見遠方某個秘密的光點。淚水順著臉頰滑落，她沒急著抹去，反而讓它沿著歲月的痕跡滑下。

「我也怕，」她低道，「我怕最後變成別人口中的故事。我怕人們記得我只剩下鍾愛的片段，而不是那個完整的我。這不是逃避，這是最後一次，我要掌握我如何消失。」

沉默像一層厚重的霧在河面凝結，每個人站在自己的岸邊，想像那個最終的落差。慧然走近，伸出手，動作是那麼笨拙，卻誠懇：「若是妳要我念經，我會念；若是妳要說話，我會聽；若是妳要沉默，我會陪著妳的沉默。但請，讓我們陪妳多走些路，直到妳確定，這條路真的是妳自己的選擇，不是妳在孤獨裡的倉促決定。」

羅文清看著那些臉龐，臉上的肌肉突然柔和，像褪去一層防備。她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並非勝利的狂笑，也不是放棄的輕嘆，而像是一個人對一樁多年懸而未決的謎題露出理解的解答。她沒有立刻說話，只是在月光下把卡片摺好、放回口袋，然後慢慢地把兩手放在胸前，做了一個看似結束，也像是開始的姿勢。

「也許，」她的聲音輕得像羽毛滑落，「我會再想一天。」語畢，她的嘴角微微上揚，那一抹笑帶著深不見底的神祕，隨後，她又回覆往昔俏皮地補了句：「如果我還記得的話。」

她像一扇半掩的門，讓每個人既害怕推開，也渴望知道門後是什麼。葉承安的手在她肩頭放鬆了，慧然的眼裡溢出濕光，小喬哽咽地吸了一口氣。夜色裡，河水像無數雙眼睛，靜靜看著這些岸上的人，守著未了的答案。

他們沒有立刻離開。葉承安扶著她，慧然默默念了一段短短的祝禱，小喬則在一旁把那束鬱金香輕放在欄杆上，像是給這場爭執與和解的一個小小祭奠。羅文清抬頭看著月亮，嘴角還留著那抹神祕的微笑——它既是挑釁，也是邀請，像在告訴世界：「我的故事還沒完，等著看下一頁。」

然後，她和他們一起，慢慢朝著回家的方向走去，河畔的風替她收起了那一夜的言語與淚光，卻沒有帶走每個人的記憶。

※

陽光像柔軟的布，從病房高窗斜斜灑入，沿著窗框滑落，在地毯上鋪出一片暖黃。羅文清坐在輪椅裡，頭靠著薄薄的靠枕，目光不再有尋找的焦慮，更多時候像一面靜止的湖面，偶爾泛起微弱的光紋。牆上那些她曾經一筆一筆貼上的紙條，像一片貼滿紙的時光牆，在日光下呈現不同的陰影——有的字跡古雅，有的潦草，像許多不同年齡的她一同在房間裡低聲說話。

葉承安每天都會來。他推著輪椅穿過長廊，輪子在地板上留下輕柔的回聲，像是某種儀式的前奏。日子在反覆的動作中伸展：拿藥、量血壓、把窗簾拉開讓陽光傾瀉，然後坐到她身旁，翻開一本她的手稿，將一段段文字讀給她聽。文字落在空氣裡，像餘溫，不一定會在她腦中生根，但總會在房間的某個角落悄悄停留。

「今天的風很溫柔。」葉承安常常這樣開始，他的聲音不必太大，因為這裡需要的是陪伴，不是解釋。他讀的不只是文章，更像是提醒：這個人曾經用這些句子來愛世界，也用它們來記住自己。

有時候，羅文清會在閱讀中短暫地回神。她會把手指放在頁邊，像按住一個念頭，然後抬頭看向窗外，一瞬間，眼裡有光。那光不像清醒的智慧，它更像遠方的記憶殘片——一朵曾經看過的花、一個曾經說過的笑話、一張熟悉的臉。葉承安學會了不把那些瞬間當作勝利去慶祝，也不把它們當作失敗去悲嘆。他只是把書合上，把她的手放在懷裡，靜靜地坐著，像守著一盞不算明亮但不曾熄滅的燈。

病房裡來訪的人變得簡單而真誠。學生偶爾帶著孩子來，輕聲在角落裡念起她講過的教學趣事；老友會帶來一盤煮好的菜，大家圍著她分享那些共同渡過的荒唐與溫柔；慧然來的次數多了些，他仍然不說教，只把手掌合起，低聲念經，像把祝福打成一張柔軟的網，覆在她頭上。每個來的人都帶著自己的記憶，像不同色調的小石子，丟進羅文清周圍那池靜水，激起一圈圈細緻的波紋。

一次黃昏，幾位學生坐在病床邊，小聲談論她的一堂課。有人說，老師當年曾在課堂上狠狠指責他一回，結果讓他努力了整整三年，有了今天的成就；有人說她曾在暴雨中把傘遞給一位哭泣的學生，然後又把傘留在路邊，那把傘後來被別人檢走，卻成了他們常常提起的笑話。學生們的聲音裡有笑也有淚，像是在彼此交換收藏的碎片。

羅文清臉上的表情柔和了許多。她有時會朝某一位學生露出微笑，那微笑裡沒有名字，卻有一種古老的認可。她不必叫出名字，也不願被名字定義；她用眼神去回應，用氣息去接住每個人帶來的記憶。那些記憶被拿起，又被放下，像一本本被翻閱的舊書，在別人的手裡保持溫度。

偶爾清醒的日子，羅文清會想起剛得知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日子是那般痛苦。婚未育的她，從前享受逍遙一人的自在生活，卻在患病之後深感不便，而且沒了工作，她也缺少了生活的重心與動力。

年輕時候的自由與灑脫，在邁入年老之際，卻轉化為孤獨與不安無情地向她襲來。

但現在的她卻過得滿足與安逸。

現在的她不再孤單了，葉承安、慧然、學生，甚至是小喬偶爾都會來探望她。

在愛的陪伴裡她逐漸找到了走下去的力量，並開始與其他病友互相支持、鼓勵。

※

日漸頻繁的忘卻讓房間成為一座小小的博物館。弄清楚她每天需要的物件，護理團隊發展出一套細緻的程序：把重要的東西標上顏色，把常用動作排成清單，並在每次行動前，輕聲提醒。護理師會把她最愛的外套摺好放在椅背上，彷彿那件外套可以為她建構一條回家的路。工作人員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默契：在尊重她選擇的同時，也要守護她還未失去的那點自主。

葉承安在這段時間裡，常常被自己的內心拽扯拉扯。他想起年少時的無助，那時有人替他記住痛苦與溫柔；那個人後來離去，卻留下一句話，使他在黑暗中緩慢地站起。如今，那句話成了他面對羅文清時的一種信念：陪伴，不是替代記憶，而是把記憶變成一種可以分享的東西。或許記憶會消逝，但被人念起的每一段過去，都會在別人的生命中擴散、發酵，成為另一種延續。

有一晚，外面下起小雨，病房的燈光很柔。羅文清躺在床上，眼皮半合，神情出奇的安靜。葉承安輕聲翻開她曾未完成的一篇稿子，那是一篇談論「留下」的文章，字裡行間既有她一貫的銳利，也有難得的溫柔。他念到一段：「我想把每一次被記住的瞬間，當作自己的家。」念到這裡，他頓了頓，放下書，抬頭看著她的臉。

她的嘴角輕輕動了一下，像是聽到很遠的回聲。葉承安的心被觸動，眼窩微微濕潤。他沒有把情緒放在言語裡，他只把手覆在她的手背，讓指節間的微溫成為一種保證：有人在這裡，讓你被記住，也會在你忘記時替你記得。

日子慢慢有了節律。有人問葉承安，這樣守著到底意味什麼？他會回答：意味著一個人願意把自己的生活空間讓給另一種脆弱，意味著有人願意用時間去做一件看似無效但極其神聖的工作。對他而言，陪伴成了一種學習：學會在無力中保持耐心，學會在日常的細節裡發現尊嚴。

有一件小事，讓他深刻體會到陪伴的力量。那天，她的記憶極度混亂，連呼吸都顯得沉重。他將她推到窗邊，窗外正好是一片夕陽。葉承安輕聲說：「這是妳喜歡的藍灰色，不是嗎？像雨後的天。」她沒有回答，眼睛卻像捕捉到什麼，頰上有微弱的顫抖。葉承安把她的手放在胸前，讓她感受心跳的節律，然後低聲念起她曾經最常引用的那句話：「記憶是我們手中的黏土。」他念完，房間裡只剩下沉穩的呼吸聲。她微微把頭靠向他，像是把自己交付給某個看不見的港灣。

小說、散文、回憶錄——她的稿件堆在床邊的桌上，葉承安有時會在夜裡把這些稿件整理成冊，然後放在圖書館的檔案裡，或是送給那些曾受她影響的學生。他希望

這些文字在別人的生命裡延續，成為替代記憶的一種方式。文字不是一種擺設，它們能被讀、被念、被傳承。即使有一天她完全忘了，那些曾被她寫下的句子仍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像河中的礫石，改變水流，卻不消失。

終有一日，羅文清的眼神再也沒有回來過，她的表情開始固定成某種平靜的雕像。輪椅旁的文字牆還在，學生們還會來，慧然還會坐在角落念經，葉承安還會讀著她的稿子，但那曾經會回應的眼神，已經成了回憶中的回聲。醫院的時鐘如常前行，窗外的樹葉也照季節脫落長出，但在那些日常的循環裡，有一種細微的不同：每個被她曾經觸及過的人，似乎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守著她的名字、她的笑、她的習慣。

在一個清朗的午後，陽光正好，葉承安推著她走到花園裡。她像往常一樣面向陽光，手裡攥著一張小紙片，那是她曾經寫下的一句提醒：「若有一天我忘了今天，請替我記得笑那麼一次。」葉承安把紙片放回她手中，讓她的指尖再次感受紙的紋理，然後輕聲說：「我們會記得的。」他不確定她還懂不懂這句話的重量，但他知道，他所能做的，就是把這些記得一點一點地收藏，然後在必要時拿出來，為她朗讀。

當夕陽把兩人的影子拉長在砂石小徑上，葉承安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放下感。這不是放棄，而是一種接受：接受有些事終將離開我們，但同時也接受，人可以在離開之前，把自己的影響整理成一場精心的演出，交給那些願意去記得的人。

羅文清安靜地坐著，風將她髮上的一縷白絲撥成弧。她的嘴角微微上揚，那一抹笑不是鮮明的記憶所能造就的，而是穿過遺忘、穿過時間，由那些被她觸及的人合力再度雕刻出來的輪廓。葉承安看見這笑，像看見了一本書最後一頁的標點：不是結束，而是一個讓人繼續翻閱的符號。

夜色來臨，病房的燈光柔和。葉承安把最後一盞燈關上，留下一盞小夜燈像微弱的星。他在門口回頭望了一眼，那堵牆上的字條在夜色裡像一片微光，默默地指著她一生曾走過的路。他想到她曾說過的話：真正的問題不是怎麼死，而是能不能直到最後都活得像自己想要的樣子。

在那一刻，他相信答案。或許她終究沒能完整保有所有記憶，但在她還能選擇的那段時光裡，她用一場盛大的善意告訴了所有人：來，記住我吧。然後，她把記住變成了他人的責任——不是負擔，而是一種慈悲的延續。人們會在自己的日常裡替她分擔那份記得，讓她在被忘卻的盡頭，仍以文字、以笑聲、以陪伴的影子活在別人的生命裡。

窗外月色如水，羅文清的呼吸平穩。葉承安輕步走出病房，門在身後輕輕關上。院子裡的風低低地送來晚花的香氣，像是對這段陪伴做了一個溫柔的註解。房間裡的微光還在，那些紙條仍舊靜靜貼在牆上，像一場無聲的誓言：即便忘記，也有人替你記得。

